

<<铁鼠之槛（上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铁鼠之槛（上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208085558

10位ISBN编号：7208085552

出版时间：2009-6

出版时间：上海人民出版社

作者：[日] 京极夏彦

页数：505

字数：334000

译者：王华懋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铁鼠之槛（上）>>

内容概要

铁鼠又称〔赖豪鼠〕，是平安时代末期说书人热爱的题材之一，据延庆本《平安物语》所言，白河天皇立关白藤原师实之女为后，人称中宫贤子，两人极其恩爱，因此希望能让贤子产下皇子，天皇听说三井寺赖豪阿闍梨法力灵验，故命其代为祈愿，并应允〔事若有成，一切恩赐不难〕。

后赖豪阿闍梨尽心祈祷，拜此愿力，敦文亲王随之出生，天皇大悦，询问阿闍梨意欲何赏赐，赖豪阿闍梨答曰：〔望得天皇敕许三井寺建立戒坛。

〕 天皇一时爽快应允，但是却忽略了其时三井寺于比叡山侧，天台宗延历寺即在此处，闻得天皇特许三井寺建立象征统率佛寺地位的戒坛，特别动用政治关系，向天皇进言，最终天皇觉得不可让天台宗分裂，于是收回前令。

赖豪阿闍梨闻得此变化，怒道：〔皇子乃我费心尽力祈愿修验得来，如今天皇负我，吾今将其带至魔道去矣。

〕语毕，即不进粒米，终至绝食毙命。

是时，天皇枕边出现一白发妖异僧侣，握持锡杖站立在床前，让天皇大惊不已，令比叡山僧侣祈福攘祸，可惜敦文亲王不到四岁便已死去。

据民间传说，赖豪阿闍梨将自己关到密室中，不修须发不剪指甲，一百天来不眠不休焚香诅咒，待得死去后，化为八万四千只巨鼠，有着铁般的牙齿、石头般的身体，一路往比叡山去，将佛像、经典尽数啮破。

由于有着铁般的牙齿，因此鸟山石燕在《画图百鬼夜行》中将其称为〔铁鼠〕。

<<铁鼠之槛（上）>>

作者简介

京极夏彦，别人难以模仿、难以企及的作品，对他来说只是兴趣。

1963年3月26日出生于北海道小樽。

1994年：在工作之余写下处女作《姑获鸟之夏》，为推理文坛带来极大的冲击。

1996年；出版京极堂系列之二《魍魉之匣》，拿下第四十九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之后陆续推出《狂骨之梦》、《铁鼠之槛》等九部系列作品。

1997年：时代小说《嗤笑伊右卫门》获第二十五届泉镜花文学奖。

2003年：时代小说《偷窥狂小平次》获得第十六届山本周五郎奖。

2004年：怪奇时代小说《后巷说百物语》获得第一百三十届直木奖。

京极堂系列小说人物设定鲜明、布局精彩、架构繁复，举重若轻的书写极具压倒性魅力，书籍甫出版便风靡大众，读者群遍及各年龄层与行业。

京极夏彦目前正以让人瞠目结舌的奇快速度创作，被誉为“神”一样的创作者。

<<铁鼠之槛（上）>>

书籍目录

总导读 独力揭起妖怪推理大旗的当代名家铁鼠之槛（上）

<<铁鼠之槛（上）>>

章节摘录

铁鼠之槛（上） “是贫僧杀的。”

” 声音响亮优雅，没有丝毫畏惧，同时语调极为平常，所以尾岛佑平认为对方八成是在开玩笑，慢吞吞地转向声音传来的方向。

“您说什么？”

” “所以说，是贫僧杀的。”

” “您说杀……意思是？”

” “喏，就是倒在施主脚下的那具尸骸。”

” “尸、尸骸？”

这个吗？

” 尾岛双手一挥，扔掉了手中的丁字拐，跳开似的远离了它。

完全是大吃一惊的动作。

因为如果就像出声的人所言，它真的是一具尸骸的话，那么尾岛之前等于是做出了极为冒渎的事。

在来人告知之前，尾岛用拐杖的尖端戳它，甚至用脚尖拨弄它，想要搞清楚阻挡去路的异物究竟是什么。

“不必惊讶……” 声音说，“生命结束的话，人也不过是具肉块。

即使触碰，死亡也不会像疾病般传染开来。

不管是践踏还是踢踹，都不会因此遭到恶报。

没有必要如此忌讳吧。

” “人？”

您刚才说人？

那么这个——我刚才踏到的这个，是人的尸骸、人的尸体吗？

” “没错……” 说到这里，声音变得有些拙涩，然而不一会儿又恢复成原本的语调。

“施主眼睛不方便吗？”

那么请容贫僧再次说明吧。

方才施主用脚拨动的东西，是人的尸骸。

话虽如此，也无须如此畏惧。

而且，它已经成佛了〔注〕。

” 声音如此述说。

“就、就算您这么说，踩、踩了死者是会遭报应的。

我、我……” “何须如此畏惧？”

这不是往生者，只是具尸骸。

不，即便它是往生者，若已真正往生成佛，不过是被脚踩踏而已，也不会为此发怒的。

” “您说的这是什么天打雷劈的话？”

” “施主不信贫僧所言？”

” “这么说的您，又是何人？”

” “如施主所见，只是名乞丐和尚……噢，我忘了施主看不见贫僧。

贫僧虽然这样，也是名云水僧。

” “您、您是个和尚？”

” “没错。”

” “那么，快来超度这个死者……” “所以说，那是贫僧所杀。”

” “师父的意思是，和尚杀了人吗？”

” “杀了人。”

” “怎么这么残忍……不、这、您……” 不知为何，尾岛仿佛苏醒过来似的放松双肩，微微仰起头向着僧人面孔的上方说：“您是在开玩笑的吧？”

” 僧人间不容发地回应：“施主为何作此想？”

<<铁鼠之槛（上）>>

” “您说是和尚，那么您已皈依佛门了吧。

” “所言甚是、。

贫僧是佛门弟子。

” “那么杀生应该是个大戒。

如果因为我看不见，您就想吓唬我的话，这个玩笑也过头了些。

就算您是个和尚，也请不要这样捉弄人。

” “贫僧并未说笑。

捉弄眼盲的施主，才是佛门弟子最不应为之事。

在路况如此险恶的雪地里，施主的脚步却如此踏实，所以贫僧才未察觉。

若是一开始就察觉，绝无此言。

” “可是……” “若贫僧的话冒犯了施主，还请见谅。

贫僧丝毫无意嘲弄施主双眼不便。

得罪了。

” 声音变得模糊，僧人垂下头来了。

“可、可是啊……” “可否请施主见谅？”

” “呃，不、不是这样的。

这倒无关紧要。

只、只是和尚杀人这种事，我一时实在无法相信。

” “诚如施主所言，不杀生是佛祖之教诲。

不，论到杀人，不仅是僧人，遵循此戒也是人之常伦。

” “那么为什么……” “在那里的确实是人的尸骸。

然而贫僧所杀，却非人哉。

” “什么？”

” “贫僧说，贫僧没有杀人。

” 僧人说完，沉默了片刻。

“师父的意思是这不是人吗？”

死在这里的不是人，换句话说，师父您制裁了十恶不赦的恶人？

” “非也，非也。

裁处世人，非僧人之职。

况且那具尸骸并非什么恶人。

正如方才施主所言，它是已往生成佛者。

” “那倒奇怪了。

” “它——没错，是牛。

” “牛？”

您是说牛？

” “没错。

而它若是牛……” “若是牛？”

” “贫僧便是鼠。

” 鼠，声音这么说。

“鼠？”

” “贫僧的牛破槛而出，捉住了一看，却非牛而是鼠。

不对，不是这样呢。

打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任何东西破槛而出。

” “您是说槛吗？”

” “对，槛。

牢牢紧闭的牢槛。

不见、不闻、不语、不思，舍弃自我、舍弃所有、舍弃一切，俱皆成空，牢槛却依旧留存。

<<铁鼠之槛（上）>>

槛中没有任何东西逃离，而且原本存在于槛中的，是鼠。

“槛中……有鼠？”

“是鼠啊。”

“鼠……” “施主明白吗？”

“不明白。”

“这么想想……” 僧人的口吻变得像在述怀。

“这么想想，贫僧离开故乡之后，行路迢远，却终究没能离开囚禁自己的牢槛。

但是，那厮却轻易地破槛而出——轻而易举。

逐牛、得牛、成牛，噢噢，对那厮而言，根本没有所谓的牢槛。

贫僧是多么的不成熟啊！” “师、师父在说些什么啊？”

“所以……” “所以您才把他杀了？”

……” “可以说是这样，也可以说不是这样。”

“我不懂，完全不懂。”

我这种人不可能明白师父说的大道理。

双眼失明的我，连倒在这里的东西是什么都毫无头绪。

师父说这是人的尸骸，还说杀了他的就是您自己。

但是，师父又说您没有杀人，说您杀的是牛。

如果师父杀的是牛，那么在这里的就应该是牛的尸骸；另外，这具尸骸若是人的尸体，那么就是师父杀了人。

这——是世间常理，不可歪曲之事。

纵然变换再多的说法，事实就是事实。

诡辩不可能扭曲真实。

在这里的东西究竟是什么？

虽说一眼就可以看出来，然而我却无法加以确定。

这么一来，和受到嘲弄根本没有两样。

“没什么，在那里的东西，就是施主所看到的東西。”

“又出此过分之戏言。”

“贫僧并未说笑。”

喏，施主不是已经看见了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明眼之人所能够看见的，其程度有限。”

“冷风穿过树林而来，拂上尾岛的后颈。”

阴冷的空气徐徐笼罩住尾岛。

“世界就如同施主所见，那便是施主的世界。”

那么，无须介意贫僧之言。

施主就这样接受自己所感觉到的即可。

“这……这不是什么牛。”

当然，这事打从一开始就再清楚不过了。

沙沙——声音响起。

枝桠上的积雪掉落了。

僧人道：“施主害怕死亡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 “贫僧在问，施主害怕死亡吗？”

“怕、怕啊。”

“何故？”

“嗯……” 感觉不到气息。

自己现在对话的对象……真的是人吗？”

就算是人——也是……杀人凶手。

<<铁鼠之槛（上）>>

沙沙。

积雪落下了。

此时，尾岛总算客观地掌握到自己面对的不寻常状况。

他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，脚往后挪了一步。

丢掉拐杖真是失策。

他在大惊之余扔掉了拐杖，现在完全不晓得仅次于性命的宝贝手杖掉到哪里去了。

在这种状况下胡乱地鲁莽行动，根本是有勇无谋。

尾岛一边后退，一边用脚尖摸索拐杖的所在。

找不到拐杖。

锵——声音响起。

“贫僧方才以这把锡杖挥到那人的头上，那人死了。

只是这样。

在那之前与之后，有任何改变吗？

” “杀、杀人凶手……” 锵——声音再度响起。

“杀人凶手！

”尾岛尖叫。

接着他往后倒退了两三步。

僧人发出踏过雪地的声音，逼近尾岛。

锵、锵——锡杖发出声响。

尾岛的膝盖……软了。

他勉力支撑不瘫坐下去，右手往前伸出。

左手在背后摸索。

然而手却只是抓过空气——背后什么都没有。

尾岛突地屈起身子，双手撑在雪地上，朝着僧人应在的方向伏首。

“饶、饶命，请饶命。

小的只是个盲眼按摩师。

这件事我没看到、没听到也不会说。

请您饶了我这条小命吧。

” 尾岛跪拜下去，一次又一次求饶。

冰冷的雪片沾在他的额头上。

但是尾岛求饶的方向，微妙地错开了僧人此时站立的实际位置。

沙沙——雪崩落了。

僧人“呵呵”笑了。

然后他说“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”。

尾岛身体更加紧缩，像要把脸埋进雪中似的，抱住了头。

“用不着害怕，贫僧什么都不会做。

喏，这样子身体会受寒着凉的。

喏，快请起吧。

” 僧人说着，走向尾岛，穿过他身旁，将插进原本似乎是草丛的雪堆里的拐杖拔出。

“虽云修证一等，吾尚未及。

” 僧人无力地说。

“渐修悟人终归是件难事。

” 他接着呢喃道。

” 然后，僧人把拐杖塞进蜷伏在地的尾岛手中。

“所以，我并非可受施主如此跪拜的高僧。

喏，不管是警局还是哪里都好，去吧。

”僧人毅然决然地说。

<<铁鼠之槛（上）>>

尾岛从僧人手中一把抢过拐杖，连滚带爬——事实上他真的跌倒了好几次——浑身沾满了雪，头也不回地逃走了。

僧人凝然不动。

这件事是事后听闻的。

那一天……听说山已然一片雪白，虽然天气不甚晴朗，外头却颇为明亮。

或许是雪不规则地反射出微弱的日光之故。

山鸟啾啾啼叫。

<<铁鼠之槛（上）>>

编辑推荐

《铁鼠之槛》这世上没有不可思议的事，只存在可能存在之物，只发生可能发生之事。

凝时空为牢槛，以此身度无常——与安伯托·艾柯《玫瑰的名字》相抗衡的不朽经典，京极夏彦跳出俗世的清静传奇。

遗世独立、白雪深埋的深山古刹、冥冥中谁在画地为牢？

穿着盛装和服在雪地漫游的吟歌少女，十三年来如何形容未改？

深埋土石中、满足禅学经典的神秘仓库里，藏着什么样不可思议的存在？

遭逢前所未有的难关，京极堂首次束手无策？

洗手处旁截草叶，蜗牛缓缓啖地藏，西方净土简素晨，光头小僧裂两方，成为神子，无须置身此世，成为鬼子，无可置身此世，成为人子，被装进烦恼的皮囊里，抛入水流，雾茫茫夜也将明，如是佛子该如何，爹爹娘娘请原谅，今日蜗牛，明日也蜗牛。

我是满怀悲怒，绝食而终的僧侣，亡灵化为千千万万铁牙石身之鼠，我自愿堕入魔道，誓言啮尽佛像经典。

我以妄执为槛，无形无影、无边无际，人心是我的禁脔，甚且……插翅难逃！

推理和传统怪奇传说的经典，神秘的事物却有合理的解释。

精妙糅合不可思议的谜团、妖怪传说。

禅宗沿革与公辩证……既离奇又充满理性，华丽而滔滔不绝的辩证，开创独特书写纪元。

<<铁鼠之檻（上）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